

The Group

# 她们

〔美〕玛丽·麦卡锡 (Mary McCarthy) 著  
叶红婷 译

The Group

# 她们

[美] 玛丽·麦卡锡 (Mary McCarthy) 著  
叶红婷 译



THE GROUP by Mary McCarthy  
Copyright © 1963 Mary McCarth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M.Heath & Co.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BEIJING ALPHA BOOKS.CO., INC.,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4）第12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她们 / (美) 麦卡锡著; 叶红婷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2  
书名原文: The Group  
ISBN 978-7-229-10545-7

I. ①她… II. ①麦… ②叶…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5658号

**她们**

TAMEN

[美] 玛丽·麦卡锡 著

叶红婷 译

出版监制: 陈建军

策划编辑: 张慧哲

责任编辑: 张慧哲

责任印制: 杨宁

营销编辑: 刘菲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mailto:bjhztr@vip.163.com)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bs.tmall.com](http://cqcb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2.5 字数: 264千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近世西风东渐，自林纾翻译外国作品算起，已逾百年。其间，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作品，难以计数。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作品的熏陶或浸润。其中许多人，就因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翻译作品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响，从文学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翻译作品所承载的思想内涵把中国从古老沉重的封建帝国，拉上了现代社会的轨道。

仅就文学而言，世界级的优秀作品已浩如烟海。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被读者接受、重视，其作品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然而，终究还是有一些优秀作品未能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位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

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时代条件的差异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

自2005年4月始，重庆出版社大力推出“重现经典”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曾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当时，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的作家的作品；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名家作品。以这样的标准选纳作家和作品，自然不会愧对中国广大读者。

随着已出版书目的陆续增加，该书系已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应许多中高端读者建议，本书系决定增加选纳标准，既把部分读者熟知但以往译本存在较多差误的经典作品，以高质量重新面世，同时也关注那些有思想内涵，曾经或正在影响着社会进步的不同时期的文学佳作，力争将本书系持续推进，以更多佳作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读者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继续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修订于2010年1月

## 序言

十来岁的时候，我母亲向我推荐过《她们》这本书。她知道我想成为一名小说家，就经常让我看一些当代女性作家的书（“当代”指的是作成于20世纪初到7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期），比如，弗兰纳里·奥康纳<sup>1</sup>、阿娜伊丝·宁<sup>2</sup>、伊迪丝·华顿<sup>3</sup>、安·兰德<sup>4</sup>和玛丽·麦卡锡。我非常喜爱奥康纳、宁、华顿和兰德，但对玛丽·麦卡锡并不是那么喜欢。她笔下的人物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现在回想起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大多数伟大的小说都是半大的孩子无法理解的，那个年龄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去理解成人

---

1 Flannery O' Connor, 1925—1964, 美国小说家、短篇小说作家和评论家。——译者注

2 Anaïs Nin, 1903—1977, 有古巴和西班牙血统，美国作家，早期女性运动的风云人物。——译者注

3 Edith Wharton, 1862—1937, 美国女作家。作品有《纯真年代》《四月里的阵雨》等。——译者注

4 Ayn Rand, 1905—1982, 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代表作为《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等畅销小说。——译者注

的种种失望及其背后复杂的原因。就这样，我把这本书束之高阁，又过了二十七年才重拾起来。

我的母亲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她就读于曼荷莲女子学院，该学院与瓦萨学院和史密斯学院均为美国享有盛名的“七姐妹女校”之一。《她们》是她那代人钟爱的小说。这本书出版于1963年，恰逢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一场巨变。当时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刚刚遭到刺杀，嬉皮士们正在宣扬自由恋爱，美国陷入越南战争已长达四年。在和平的20世纪50年代，人们以家庭为重，快乐的家庭主妇穿着围裙，踩着高跟鞋，端着鸡尾酒在门边迎接白领丈夫的归来，而到了60年代，那样的神话开始被打破。

1963年，贝蒂·弗里丹<sup>1</sup>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sup>2</sup>刚刚出版。在史密斯学院毕业十五年的同学聚会上，弗里丹分发了两百份问卷，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许多女性在为人妻为人母后觉得自己深居简出的生活并不快乐，贝蒂·弗里丹将之称为“无名的问题”<sup>3</sup>。受调查结果的激发，她写了

---

1 Betty Friedan, 1921—2006, 美国作家、编辑。1942年毕业于史密斯学院，先后担任记者、编辑，代表作为《女性的奥秘》一书。——译者注

2 书中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广大美国妇女的生活状态，以及她们身上普遍存在的“无名的问题”，常被认为是女权主义者自我意识新浪潮出现的标志，成为女权运动的经典著作。——译者注

3 “无名的问题”，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广大女性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大量家庭主妇尽管物质充裕，家庭美满，却感到压抑、无聊、孤独、找不到自我。她们求助于心理医生，却无法确切地描述自己的问题，即使专家也无法准确找到问题所在，故被称为“无名的问题”。——译者注

这本书。《她们》的出版时机可以说是再完美不过了。与弗里丹《女性的奥秘》一书中的女性现实生活一样，《她们》的七位女主人公也深受“无名的问题”之烦扰。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女性证实，《她们》曾连续两年盘踞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禁想知道，我母亲还有她的朋友们在读《她们》的时候是不是都会直面自己内心深处的不快乐，因为她们的人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劫持”。而我知道的是，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我母亲和她最要好的朋友开始自己创业，她们的丈夫对此非常懊恼，而且常常出离愤怒。虽然现在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毕竟，所谓的事业只不过是一家旅行社，不过我母亲却可能会借此在银行担任理事，成为我们当地身居要职的女商人，但当时这在我们家简直可以说是革命之举。但我母亲一直坚定不移，而我也就是在那一年，在我八岁的时候，决定长大后成为一名作家。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为《纽约观察家》(New York Observer)写《欲望都市》(the Sex and the City)专栏时，经纪人谈下了我第一本小说的合约。当我告诉我之前的编辑时，她激动地说：“你应该写一本现代版的《她们》！”极少有女性在《纽约观察家》工作，而她正是其中之一。于是，我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本《她们》，然后两天不到就读完了整本书。对十七岁的我来说毫无意义的那些内容，竟在我三十五岁的时候变成了一本启示录，真是令人惊讶！那些人物一下子跃然纸上：一群二十来岁的女孩，怀揣着理想主义，面对着“现实生活”的困难和惊喜。

尽管每一代女性都喜欢宣称，随着她们成为现代女性，就会



拥有一系列“新问题”，但《她们》提醒我们，事情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改变。婚前性行为、坏男人、工作和家庭的矛盾，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事实上，在看这本小说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想，今天的女性与七十年前的女性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可能就在于“选择”这个词。这个词诱导我们自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自己的生活，甚至觉得我们已经解决了“无名的问题”。然而，在《她们》这本书中，麦卡锡笔下的人物并没有找到出路。

因此，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一场以错误观念为指导的婚礼，还有一群令人眼花缭乱的来参加婚礼的女孩们。和新娘一样，她们都来自瓦萨学院，对未来充满了理想主义。接着，内容很快就变成了遭受挫败的雄心，糟糕的性事（其中一个人物的丈夫要背诵乘法口诀表以推迟射精），与邻里的相互攀比，养育孩子带来的挑战，当然，还有男人的不可靠——在本书的开始，其中一个人物就安放了子宫帽，后来还得到了她情人的支持。

鉴于其对两性关系的关注，很容易让人将《她们》称为“鸡仔文学”的先驱。然而，它不是！虽然麦卡锡笔下的女性都在努力地寻找“好”男人，但这只是为更大的矛盾“装门面”。身为瓦萨学院的毕业生，《她们》中的女性都相信自己将会改变世界。然而，最终她们发现，她们非但不能改变世界，而且她们的生存还取决于对身为“第二性”这个事实的接受。麦卡锡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是个政治性很强的人，她认为，小说应该做的不只是娱乐。根据麦卡锡1981年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她认为，“只有依靠公共问题、政治、宗教，比如自由贸易、君权、女性、改革等问题激发的思想和争论，经典小说才能成长且变得强大。一本严

肃的小说，如果涉及权力、金钱、性和阶层的主题，就要应对这些问题”。

麦卡锡决然地接受了生活的真实面目，而不是人们希望的样子，这毫无疑问起因于她自己艰难的成长历程。她的父母在1918年的大流感中双双离世，六岁的麦卡锡因此沦为孤儿，由信奉天主教的亲戚抚养长大，记忆中，他们对她非常苛刻，而且还虐待她。

她十四岁时失去了童贞，据说，她从没觉得婚姻和性是快乐的。她在《回忆录》(*Intellectual Memoirs*)中描述她的第二任丈夫——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是一个“老男人”，“长得很胖，爱抽烟”，还有口臭。她声称自己从没爱过他，同意和他结婚只是“因为曾和他上过床，而将之作为对我自己的惩罚”。

虽然我们很容易将这句话理解为她很冷酷，但也可以将之解读为麦卡锡式的辛辣才智和黑色幽默，她匠心独运地将潜在的愤怒转变成讽刺。在《她们》中，她描述一个男人是“彻头彻尾的坏蛋”，当然，是会让女人伤心的那种男人。后来，普瑞斯这个人物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她不信任的一面，而这一面可以总结为他是一个共和党人。同时，另一个人物波莉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就害怕自己变老，她的一些朋友待她就像对待在旧货店里突然发现的一个“惊喜”，一个有轻微裂缝的古瓷器。

所以，不论是小说情节，还是其中的人物，麦卡锡都是毫无保留的。那些想在小说中看到“令人喜爱的人物”，并认为这一点高于一切的读者，会心生不悦地发现她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是有缺陷的。有时，他们野心勃勃、迷茫困惑、冷漠、恐惧、傲慢和阴

险。麦卡锡从不刻意编造人物个性以取悦读者，也不曲意逢迎去“补偿”她笔下的人物，而是让那些人物真实地上演，形成符合逻辑与合乎现实的结论。

自从十五年前拿起《她们》开始，我读这本书已不下十遍。这是我格外珍视的一本书，不仅仅因为其中辛辣的讽刺，还有一些技巧上的因素，包括麦卡锡对独白的巧妙运用、对节奏的把握，以及她那敏锐犀利的描写。每次我读这本书，麦卡锡身为一名小说家的实力都会让我肃然起敬。我很清楚，我永远都无法写出像《她们》一样的佳作，但麦卡锡将一直激励我。

坎迪斯·布什奈尔<sup>1</sup>

于2009年

---

1 Candace Bushnell，当前美国知名度最高的女性作家之一。她是《纽约观察家》的专栏作家，并为《时尚》杂志撰稿，代表作《欲望都市》畅销全球，由其改编的美剧影响深远。

## 第一章

这是1933年的六月，毕业典礼的一个星期之后，瓦萨学院33届的凯·利兰·斯特朗与里德学院27届的哈罗德·彼得森结婚了。在毕业日聚餐上，凯是班上第一个绕着餐桌宣布要结婚的姑娘。婚礼在圣乔治教堂的小礼拜堂举行，由教区牧师卡尔·F. 瑞兰德主持。外面，斯图维森特广场上，树木枝繁叶茂。参加婚礼的客人乘出租车三三两两地赶来，还能听到小孩在公园里绕着彼得·斯图维森特的雕像嬉笑打闹的声音。这些或两人结伴或三人成群的年轻女子都是凯的同学，她们付了车费，整理一下手套，下车后就好奇地四处张望，好像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她们忙着重新发现纽约。想象一下吧！实际上，她们当中有些人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要么住在80年代沉闷的格鲁吉亚式房子里，有很多浪费的空间，要么住在公园大道的公寓楼里。她们非常高兴置身于这样一个偏僻的角落，这里有绿树成荫，深紫色的圣公会教堂旁边还有红砖白边、用黄铜抛光装饰起来的贵格会教徒集会厅。周日，她们会和求爱者一起散步，穿过布鲁克林大桥，直入布鲁

克林静谧的海茨区；她们会探寻默里山的住宅区、古雅的麦克道格街和帕特辛街，还有艺术家工作室随处可见的华盛顿巷；她们喜欢广场酒店和那里的喷泉、萨沃酒店那绿色的复折式屋顶，还有成排的马车和老马车夫，待在法国餐厅之类的地方外面，等着带她们穿过朦胧暮色中的中央公园。

这个上午，当她们在这个安安静静、几乎空空荡荡的小礼拜堂里轻轻落座的时候，一种强烈的冒险感向她们袭来。她们以前从未参加过这样的婚礼，新娘自己口头发出了邀请，没有一个亲戚参加，两边家里也没有任何长辈和朋友到场。她们还听说没有蜜月，因为新郎哈罗德正担任一出戏剧创作的助理舞台监督，而且今天晚上必须像往常一样到剧院催场，对演员们喊“半小时后上场”。这在她们看来非常激动人心，当然，这也证明了这场婚礼的不同寻常。哈罗德和凯都太忙了，而且活力十足，不会让习俗束缚住他们不羁的性格。九月份，凯要到梅西百货公司接受营销技巧的培训，和她一起培训的还有被挑中的其他毕业生，但她不想整个暑假都无所事事地坐等这份工作开始，她已经在商务学校报了名，学习打字。哈罗德说，这会让她掌握其他培训生还不具备的一门技能。另外，据凯的室友，正在上大三的海伦娜·戴维森说，他俩已经搬进了一套暑期转租的房子，就在东街50号一个环境很好的街区里。上个星期，也就是从毕业开始，他们就住到了那里。他们自己连条亚麻床单和银器都没有，用的还是转租人留下来的床单。海伦娜刚好去那里，全看到了。

当这件事沿着她们坐的靠背长椅传开来的时候，她们不无怜爱地总结说，这像凯的风格！她们觉得，自从凯在大三时选修了

老沃什博恩小姐（她的脑子一心想的都是科学）“动物行为学”的课，就一直在发生令人惊讶的变化。这一点，再加上她在戏剧创作课上与海莉·弗拉纳根<sup>1</sup>一起工作，彻底改变了她。凯以前是一个腼腆、漂亮、微胖的西部女孩，留着一头浓密光亮的黑色鬃发，面若娇艳的野玫瑰，喜欢打曲棍球，还参加了合唱团，习惯穿大号的紧身胸衣，来月经时量总是很多。现在她变成了一个身材苗条、进取心强，而且很有威信的年轻女子，穿着工装裤、运动衫和运动鞋，没洗的头发上常常溅有颜料，手指被香烟熏得有些发黄。她大大咧咧地谈论海莉和海莉的助手莱斯特，谈论平底鞋和点画，谈论发情期和犯花痴。她大声地直呼朋友们的名字——伊斯特莱克、伦弗鲁、麦克奥斯拉，建议她们结婚前先试婚，要科学地选择另一半。她说，爱情是一种幻觉。

凯的那群姐妹，一共是七个，现在都出现在小礼拜堂里。在她们看来，凯身上的这种变化虽然通常被她们称为“一个阶段”，不过一直让人担心。当凯深夜还在外面粉刷公寓，或与海莉的助手莱斯特在剧院修理电路时，她们常常坐在大礼堂南楼的公用会客厅里，反复说凯是刀子嘴豆腐心。但她们担心，有的人不像她们这样了解她这个老朋友，会以她说的话判断她。她们也琢磨过哈罗德。去年夏天，凯在斯坦福德一个夏季剧场里当学徒时认识了他，当时男女都住在一个宿舍楼里。凯说哈罗德想和她结婚，但是他写的那些信在她们这帮人看来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就她们能看到的，那些信根本算不上情书，而是历数他在戏剧名人圈里的成功，比

---

1 Hallie Flanagan, 1890—1969, 美国戏剧制作人、导演和剧作家。——译者注

如，他知道埃德娜·菲博尔<sup>1</sup>对乔治·考夫曼<sup>2</sup>说过什么话，吉尔伯特·米勒<sup>3</sup>如何派人请他过去，还有一位女明星曾央求他在床上为她念他的剧本。那些信件结束得很草率，要么是“想象你自己被吻(Consider yourself kissed)”，要么就是这句话的缩写“C.Y.K.”，再没有其他的话。这帮女孩曾措辞含糊地表示，像他这种和她们教育背景差不多的年轻男子，写这样的信是很冒犯的，但是她们所受的教育让她们谨记，从一个人一小段狭隘的经验出发做出粗略的判断并不明智。尽管如此，但她们可以看出来，凯并不像她假装的那样对哈罗德有把握。有时，他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不写信，可怜的凯就只好在黑暗中百无聊赖地继续吹口哨。波莉·安德鲁斯和她共用信箱，所以知道这个事情。直到毕业日聚餐那天，也就是十天前，这帮女孩还觉得凯自己叫着喊着说的“婚约”很可能是子虚乌有。她们几乎想求某个明智的人指点一下凯，学院里的老师或心理医生，只要能让他坦率地对其说出心里话就可以。后来，那天晚上，凯绕着长条餐桌跑了一圈，向全班宣布了她订婚的消息。她气喘吁吁，接着从胸前掏出了一枚有趣的墨西哥银戒指来证明这个消息。她们的惊讶渐渐消散，最后变成了由衷的欢乐。她们鼓起了掌，笑得露出了酒窝，眼睛闪烁着光芒，显出

---

1 Edna Ferber, 1885—1968, 美国小说家、短篇故事家、剧作家。——译者注

2 George Kaufman, 1889—1961, 美国剧作家、新闻记者、戏剧评论家。他是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美国戏剧界最成功的巨匠，许多剧本在百老汇获得成功。——译者注

3 Gilbert Miller, 1884—1969, 美国戏剧家、电影导演。——译者注

早就知道这个消息的样子。更加郑重其事的是，在毕业典礼上，她们用一种时髦的语调低声向自己的父母保证，他们的婚约由来已久，哈罗德“人非常好”，而且“非常爱”凯。现在，在这个小礼拜堂里，她们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貂皮大衣，冲彼此点头微笑着，就像一群成熟的小黑貂。她们是对的，艰难只是一个阶段。对她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社会旧习的嘲弄者和打破者——凯，成了她们这一小帮人中第一个结婚的。

“谁会想到呢？”“波奇”·玛丽·普罗瑟罗抑制不住地说。她是纽约上流社会的女孩子，胖胖的，很开朗，长着绯红的大脸盘，黄头发，说起话来就像麦金莱时期<sup>1</sup>快活的纨绔子弟，和她那个爱好驾游艇的父亲如出一辙。她是她们那一群里的“问题儿童”，非常有钱但很懒散，各门功课都需要辅导，考试打小抄，周末就偷偷开溜，还偷图书馆的书，没有道德感也没有心机，只对小动物和跳舞感兴趣。学院年鉴上登载的她的志向是当一名兽医。她这么好心地来参加凯的婚礼，都是因为朋友们把她拽到这儿来，就像她们以前拽她去参加学院的集会那样，她们冲着她的窗户扔石子，把她叫醒，然后将帽子往她头上一扣，为她罩上皱巴巴的长外衣。现在，她们已经安全地把她带到教堂，晚些时候还得推着她去蒂芙尼<sup>2</sup>店

---

1 麦金莱时期，指的是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 1843—1901）执政时期。麦金莱1897年当选为总统，执政后，他采取提高关税和稳定货币的政策，加上其他措施，美国经济在麦金莱时期快速增长。麦金莱也因此获得“繁荣总统”的美名。——译者注

2 Tiffany's，美国一家知名的专营珠宝和银饰的公司，如今是全球知名的奢侈品公司之一。——译者注



里，以确保凯收到一件像样的且有点分量的结婚礼物。而波奇自己则认为那是个没必要的东西，因为在她看来，结婚礼物与伴娘、豪华轿车车队，以及在雪利酒店或克鲁尼俱乐部设招待宴一样，纯属特权的一部分负担。若不是在上流社会，这些无用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她声明自己讨厌被拉去试礼服，讨厌参加被介绍进入社交圈的派对，而到她结婚时，她也会讨厌自己的婚礼。据她所说，她结婚是必然之事，因为得益于她爸爸有钱，她可以在那些求爱者中挑一挑。坐在出租车里的一路上，波奇操着她那上流社会聒噪的刺耳噪音，提出了所有这些反对的意见，直到出租车司机在一个红灯的间歇转过头来看看她。只见她胖胖的，皮肤白皙，穿着一身貂皮衬里的蓝色罗缎套装。她举起那副镶钻的夹鼻眼镜，靠近有些弱视的蓝色眼睛，凝视着司机，然后又看了看他的照片，最后她在室友们的耳边大声坚定地说：“这不是同一个人。”

当哈罗德和凯从教堂的法衣室走进来的时候，来自波士顿的多蒂·伦弗鲁喃喃地小声说：“他们看起来多般配呀！”这让波奇安静了下来。伴娘是凯的前室友，可爱的海伦娜·戴维森，来自克利夫兰。伴郎是一位面色发黄的金发青年男子，留着小胡子。在他们的陪伴下，新郎和新娘在身着白袍的助理牧师前就位。波奇的夹鼻眼镜再次派上了用场，她像个老太太一样眯着她那长着浅睫毛的眼睛。这是她第一次“评估”哈尔拉德，因为有一次他来学院的时候，她溜出去过周末了。“还不错，”她宣布，“除了鞋子。”新郎是个清瘦的年轻人，有些紧张，一头黑直发，体型非常好，像击剑运动员一样柔韧。他穿着一套蓝色的西装，白衬衣，脚上是一双棕色的麂皮鞋，搭配着一条暗红色的领带。波奇将打